

法国这个“局外人”为何也来南海刷存在感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鑫

3月20日晚,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双方透露了一则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在5月份首次与法国及美英两国一道举行四国联合演习,地点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关岛海域。为此,法国将派出“圣女贞德”号直升机航母训练舰队访问日本,该舰队预计将于4月底穿越南海赴日访问。

这一日法两国防务领域的动向,被日本媒体炒作成了法国力挺日本介入南海局势。实际情况是,法国军舰在过去两年已经多次现身南海。

2015年4月,法国“拉斐特”

级护卫舰“阿克尼特”号访问马来西亚;5月,法国“普罗旺斯”号护卫舰与马来西亚海军举行反潜演习;11月,法国“葡月”号护卫舰访问越南并与越海军开展联合搜救演习,同澳大利亚两艘护卫舰在越南外海开展联合演练。

2016年5月,法国海军“拉斐特”级护卫舰“盖普拉特”号访问菲律宾,并高调加入当时正在南海巡航的美军“斯坦尼斯”号航母编队;同期,法国“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雷霆”号访问越南金兰湾并开展联合演习。

这一年的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公开表示,要推动欧盟国家海军力量协调一致参加南海巡航,以确保欧洲在该地区“常规和可见的存在”。

虽然法国嘴上说的是欧盟国家海军力量,但环顾欧盟,有能力又有“闲心”来南海转悠的无非就是英法两国。现在回过

头来看勒德里昂的这番话,再放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下,法国在南海时不时地出头,大有在英国转身离开、德国受历史因素束缚的情况下,由巴黎代表欧盟独挑大梁的意味。

法国这个“局外人”积极介入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亚太地区事务,有多方面原因和考量。

从历史上看,法国曾是亚太地区的重要一员。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虽然法国人从这里撤走已有数十年,但人走心还在,法国目前是仅次于日本的越南第二大援助国,越南成为法国介入南海等亚太事务的重要跳板。

此外,法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拥有多处海外领地,大量法国公民生活在这些地区,法国为此还在西太地区派驻了有限军力维护海外利益,显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奥朗德2012年就任总统

后,法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2013年法国与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法国与菲律宾签署防务合作协定。防务合作的另一面即为军火交易,法国的“阵风”战斗机、潜艇和战舰等均是其军备出口的拳头产品。印度和澳大利亚分别向法国订购了“阵风”和潜艇,而意欲摆脱对俄罗斯或美国军火依赖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则是法国的重要潜在客户。法国舰艇频繁到访,也有向有关国家展示军力装备、助推军火出口的意味。

奥朗德上任后,法日两国建立起外长+防长的“2+2”会谈机制,并在今年1月的第三次“2+2”会谈中,双方就启动缔结法军与日本自卫队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谈判达成一致。去年,法国与日本签署的防卫装备协定正式生效,两国军备研发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另外,法国频繁到南海刷存在感,还缘于其在外交领域的独立性传统,以及固有的大国思维。法国将自身定位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从叙利亚危机到乌克兰危机,都有法国的身影闪现其中。尤其是奥朗德上台后,2013年8月时任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东盟秘书处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法国也要转身亚洲”,2015年法国国防白皮书中提出,“法国在亚太有特殊的安全责任”。

不过,法国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其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实际上是有限度的,巴黎方面并不敢也不愿在南海问题上触及中国底线。鉴于中法之间业已成熟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法国军舰穿越南海等行为料将不会对中法关系造成实质性影响。对法国而言,无论是穿越南海,还是与日美等国在西太地区搞联合军演,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文莱王子择偶只要“真诚简单”?你可别当真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嫁一个帅气、多金、出身高贵的王子,这种“王子与灰姑娘”般的童话爱情故事,可能不少女孩都憧憬过。最近,文莱王子马丁的一条择偶标准似乎点燃了全世界不少女孩的心:这名在文莱王室中排行第四的单身王子说,自己的择偶标准是“一个真诚的人,简单就好,那就是我喜欢的人。”

今年25岁的马丁王子可谓集家世、才气、相貌于一身,是文莱苏丹国王博尔基亚的第四子,也是苏丹王位的第五顺位继承人。据估计,博尔基亚的身家高达200亿美元。

要说这位王子,那可绝对是社交网络上的红人,马丁很喜欢用社交媒体,也乐于在上面晒出自己的生活。他的Instagram账号有36万粉丝,上面不乏王子和幼虎、幼狮等宠物的合照,还



文莱王子马丁(右)

有他身穿军装、骑马涉水、出席会议、运动健身的照片。看得出来,马丁王子热爱动物,喜欢运动,身材更是相当有料。外媒甚至写出了《马丁王子让人着迷的八点》这种文章,看起来和咱们中国的“迷妹”也没什么两样。

那么,到底是哪八点呢?一、马丁王子有各种各样的制服装扮,谁不爱穿制服的男人呢?原来,马丁王子2011年毕业

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穿军装的照片自然不少。二、马丁王子的气质和电影《五十度灰》中的男主非常相似。看来,这种“霸道总裁”的风度,不管哪个国家的女孩都很吃这一套。三、马丁王子很爱自己的母亲。一张王子亲吻母亲手的照片显示,王子和母亲的感情十分深厚。在接受采访时,马丁王子也曾说过:“我有个大家庭,

但我和大哥还有两个姐姐最亲,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我有朋友,但不可能从家里走远,家人的爱和支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四、马丁王子喜欢小猫,也爱老虎等“大猫”。五、马丁王子勤奋好学,本科毕业后仍不忘深造,2016年获得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国际研究与外交专业的硕士学位。六、马丁王子的朋友,也都是帅哥啊!七、马丁王子爱打马球,不但热爱运动,还有一双大长腿!八、马丁王子一张裸着上身骑马的照片,“圈粉”了无数“迷妹”。在那张照片中,王子上半身肌肉紧实,能看出明显的胸肌,在夕阳的余晖中侧脸格外精致,也难怪外媒感叹道:“这就是迪士尼童话中王子的翻版啊!”

如此一个迷人的王子,择偶条件竟然只是“真诚”“简单”,这足以让关注了王子Instagram的女孩“蠢蠢欲动”了。不过,想嫁给文莱的王子,真的是平民家的女儿就能做到的吗?不如我们先比较一下,看看其他几位当年的“钻石王老五”王子都娶了什么样的人吧。

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威廉王子相比,凯特王妃确实是“小家小户”的平民出身,但要注意的是,人家和王子相识于圣安德鲁斯大学,这可是去年英国大学排名第三位的学校,仅次于牛津和剑桥。凯特王妃的父母虽然没有爵位,但从小就格外重视对女儿的教育,上私立学校,培养优雅的举止和口音、学习曲棍球、网球、滑雪等体育运动……一样都没落下。正是凯特王妃自身的优秀,才能吸引来优秀的王子。

再说威廉王子的弟弟,去年刚公开恋情的哈里王子,其女友梅格汉·马克尔也不是一般人。虽然梅格汉比哈里大三岁,还因为拍电视剧时的大尺度镜头遭人非议,但作为女演员,梅格汉长相漂亮身材好不说,还热衷慈善、喜爱运动,穿衣品位和厨艺也是相当不错。

所以说,对于马丁王子的择偶要求,你别太当真。但机会总是垂青于优秀的人,不管是想嫁入王室当王妃,还是想觅得佳婿,好好提升自己总不会错!

单位“米”引发的悲剧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在今天的世界上,单位“米”已经成为运用最广泛的计量单位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单位其实非常年轻,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而且为了这个单位的制定,还造成了一桩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1791年3月25日,法国国民议会决定采纳只基于一个长度基本单位“米”的计量制度。米以及由它所衍生出来的公里、公尺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米”的诞生在欧洲历史上可是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欧洲根本就没有特别准的固定长度度量衡。比较通行的度量方法,是将人一只脚的长度定位为尺(foot)。可这个脚长到底是

谁的呢?16世纪时的德国人曾想过一个办法,他们在某个礼拜日守在某教堂,测量了头16个从教堂出来的男子的脚长(理由是:这些人是被上帝选中的),取平均值得出了所谓的“德尺”。

这还算比较靠谱的方法,至于流传至今的“英尺”就比较扯了,英国人规定英尺以国王的脚长为标准,可国王们的脚大小不一。每换个国王重量一遍?这日子谁受得了!所以到了13世纪,时任国王的约翰在调解手下封臣因此而起的土地纠纷时,忍无可忍地在地上踩了一脚,指着自己的脚印说了句“都别争了,以后这就是一尺”。此后的英尺就以约翰的鞋号做了标准尺码,其脚印的倒模至今仍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把国王脑袋砍了,也不咋信上帝了,再像以前那么个量法显然不合适。于是,法国人决定玩个大

的:他们要将穿越巴黎的那条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也就是北极到赤道距离的千万分之一)定为一米。

以地球为标准,这下没人有意见了吧?但问题是,地球到底有多大呢?虽然18世纪末的欧洲人已经对此有个大体的估计,但精确数值还真没有。于是,法兰西科学院派出了德布朗和梅尚两位科学家,一个朝南一个奔北,希望在法国两端重新进行一遍精确的测量。

两位科学家这一路上走得相当艰辛,那会儿正是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恐怖的“恐怖十年”,社会极度混乱。往北走的德布朗多次躲过暴民的追捕,向南的梅尚更是被抓住过一回,差点上了绞架,但是因为有着“为世界制定新规则”的理想召唤,两位科学家最终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当他们回到巴黎时,已经

是拿破仑上台执政,拿破仑像欢迎得胜归来的将军般为两位学者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凯旋式上,这位战神对两人脱帽鞠躬致敬,并不无羡慕地说:“有一天,我和我的将军们的胜利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但二位的成就却会永载史册。”拿破仑不愧为一代英主,这话真的言中了。

故事到此,本来应该是个喜剧。可惜的是参与测量的梅尚是个太过认真的人,回到巴黎后,他还拿着手稿反复演算,结果发现测量可能有一点微小的偏差。强烈的负罪感折磨着这位学者,他整晚整晚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为修正这个失误,梅尚在两年后又自掏腰包再次启程,结果积劳成疾,不幸病死在半路上。深刻自责的梅尚在遗稿中还在谈这件事,请求法国人民和学院同僚们宽恕自己的失误。

百余年后,人们通过卫星

精准测量,发现从地球极点到赤道的经线其“理论长度”应为10002290米,平均到每米,误差只有0.02毫米。更为关键的是,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现实中的地球不是标准的正球体,以梅尚当年所掌握的技术,其实不可能得出完全准确的结果。也就是说,梅尚对自己的苛求,注定是一场无法成功的悲剧。

18-19世纪是人类历史最昂扬向上的年代,那时的人类如同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执着地相信世界存在一个终极真理,而且通过理性的思辨,我们可以把握它。正是这种理想,才有了梅尚的执着,才有了科学革命,但也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以真理之名杀人的乱象,以及梅尚客死他乡的悲剧。但如果没有那份“年少轻狂”,人类同样也不会迎来科学曙光——或许我们现在还在用自己的脚掌,自说自话地衡量着整个世界。